



純粹
國產

滴滴
蒸溜

水利益

是國貨
之佳者
亦清暑
之妙品

清最
苗滅潔合



隨時
隨地
可以
購飲

張惠長與光銳大決鬥

(長不)

口事已至此不得不勉爲掙扎。張惠長依附南逆、滿擬得一空軍司令之實權、不料到粵以後、即遭黃光銳之嫉妒、表面上雖尚客氣、而暗中則百般設法、使其無可施展、張在中央之時、職位本亦不小、奈以一時昏憲、去順附逆、結果竟如此慘淡、當然萬分懊悔、然事已至此、不得不勉爲掙扎、冀與黃光銳作最後之決鬥、現張每日仍在顧養園中、大肆活動、萬一所望無着、最後一策、祇得投至李宗仁白崇禧處求情、請其組織空軍兩隊、以第三路空軍名義、抵制第一路之黃光銳、聞張此項計劃、已爲黃所探惡、故最近黃之於張、感情悉、幾有水火不相容之勢云、

汪精衛有反港說

(人閑)

陳濟棠脚步大亂

(南廣州寄)

自國民革命北伐成功後、國內以新舊軍閥地盤概念之不割除、聚衆突變態度、時適張溥泉氏赴粵、割切作亂者、年必數度、中央政府、終年困于撲滅反動之工作中、而每次事變、所謂黨之先進汪精衛、亦必參與、我人對於汪之已往歷史、咸有相當的欽佩、今乃迷于領袖之慾、置國家之存亡于不顧、人乃不能不有卿本佳人奈何作威之感矣、此次陳濟棠以古應芬之慘案、悍然叛變、祇以勢單薄、乃不惜降志屈己、以與素日仇視之張桂軍、如有條件之結合、汪精衛與古陳口中時刻不忘之胡展堂、固有永不並立之誓言、古陳乃以自馮闖處失意後、蟄居香港、抑鬱無聊、竟應邀至粵、汪之初意、以爲缺乏黨方人物、特將君氏拉入、汪自得實權、不謂古陳、汪、隱衷另外加一唐紹儀、爲傀儡式之領袖、汪既抵粵見事事掣制、即萌悔意、故欲令張桂軍侵入粵境、奪取陳伯南

陳濟棠變叛中央、稱兵作亂、近以分子複雜、辦事已大感困難、自中央派

月前北游時、見天津中華畫報有「高慶尊保鑑武昭義」在大舞台鎗傷觀

衆、被探巡拘入捕房、經法院審結後

判武昭義處有期徒刑十年、罰高慶

至五千元示儆」之新聞、余回申後、

曾向各方探問、俱謂並無其事、詢之

慶至本人、亦謂不但無其事、抑且無

慶至本人、亦謂不但無其事、抑且無